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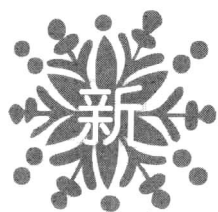


张丽韵◎著

相亲时代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

相亲时代

张丽韵◎著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相亲时代/张丽韵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7.2
ISBN 978-7-5366-8252-8

I.新… II.张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B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30745 号

新相亲时代

XIN XIANGQIN SHIDAI

张丽韵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策 划: 庄少兰
责任编辑: 吴向阳 庄少兰
责任校对: 代媛媛
封面设计: 柏拉图工作室
装帧设计: 刘耀军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广东省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9×1230mm 1/32 印张: 6.25 字数: 146 千字

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809955 转 8005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第一章

征婚启事：女，28岁，163厘米，中学语文老师，相貌姣好，温柔体贴。欲求30岁左右，175厘米以上，有住房，在事业单位工作，性格随和、稳重的男士。

接到电台《今晚有约》的电话时，陈绒正在辅导初二（三）班的学生上晚自习。按习惯，手机调成了振动，搁在讲台上。陈绒趴在后排的一个学生座位上，给一名女生解释古文中的生僻字。

在学生们眼里，陈绒是学校四大美女老师之一。其余三个都是英语老师，属于现代派作风的女人，陈绒是唯一以古典美取胜的老师。鹅蛋脸双眼皮高鼻梁，白里透红的脸，一头长发，走在教室走廊上，陈绒总能吸引那些小男生小女生的目光。又因为她是语文老师，当那些唐诗宋词从她嘴里音乐般地流出时，又多了种滋味，这就难怪那些好事的学生在细数美女老师时不忘也把她算上。

陈绒对这个并不是一点也不在意的，女人天生虚荣，这些十五六岁毛孩子的称赞对她而言也是一种荣耀。因此陈绒在讲课时便更加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，总觉得不能辜负了学

生们对她的厚爱。

这是一所重点中学，很多人都是凭着条子和票子进来的，但学生生源普遍很好。因为严谨的校风，学生们已经养成了良好的课堂纪律，即便没有老师在场，课堂上也安静得很。可是现在，陈绒却觉得气氛有点不对，安静的教室渐渐地有了些小骚动，被辅导的女生轻轻地对她说：“老师，您的手机响老半天了。”陈绒这才听到手机在嗡嗡作响，孩子们正在大惊小怪地交头接耳。

下课后，陈绒照着电话回了过去，语音提示，这是电视台的服务热线。陈绒的妈妈前几天刚给《今晚有约》打过热线，为她报名参加了电台的“玫瑰有约”。陈绒是无所谓的，大大方方地写了简历投过去。对自己，陈绒是充满信心的，她自信这样的征婚广告一定很诱人，何况还没有掺杂任何水分。陈绒觉得，要不是妈妈心急，大后方阵脚先乱，自己根本就不该是个去打征婚广告的人。所谓的“今晚有约”，也不过是收容那些急着想把自己嫁出去的“剩男剩女”，给父母和社会减少一些负担罢了。

抱着这样的心态，陈绒根本没把征婚这事放在心里，但事实上，这样的广告，还真的发布出去了，而且很快就有了回应。

“陈小姐，有位代号 1108 的先生，非常符合您的条件。他本人提出想和您见面，您考虑一下，如果可以我们帮您安排时间。”编辑声音甜美，语速极快，一听就是专业人员。陈绒犹豫了一下，效率还挺高啊，才一天就有人自投罗网。陈绒说，周末我随时有空。编辑很热心，赶忙说：“那这样吧，我帮你们约在明天晚上，在我们电台特约的酒吧，我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您。”

陈绒答应了，谢过编辑小姐的热情和负责，但却对约会的地点不太满意。为什么偏要在电台特约的酒吧呢？有一种拿征婚当幌子赚钱的嫌疑，现在这样的托实在不少，让人心里不得不提防。但陈绒还是答应下来了，见到这次约会这么顺利地确定，编辑很高兴地挂了电话。

连陌生人都这么热情，陈绒觉得实在不能再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冷眼旁观了。虽然陈绒不觉得自己老，但面前这帮学生却明白无误地提醒她，你已不再年轻，“青春年少”这四个字离你越来越远了。有时候，她会仔细地看她班里这些刚刚踏入青春期的孩子，她们的皮肤全是中性的，饱满得如同刚上市的蜜桃，看着都能看出甜滋滋的水来；那眼睛里也是亮晶晶的，没有一丝杂质；她们的笑无拘无束，可以感染整个教室……这才是青春，离陈绒越来越远的青春。

某个早上，陈绒披头散发地坐在镜子面前，镜子里的女人让她不寒而栗。脸上明显有了老气，眼角不那么飞扬了，眉毛因为拔得太厉害，变得假假的，没有生气。毛孔粗大，青春痘却不管你年轻不年轻还每年必长，真是让人闹心。

都 28 岁的人了，同学的小孩都能满街跑，打酱油了。上次同学抱着女儿来家里玩，妈妈搂着粉雕玉琢的娃儿一个劲儿地叹息：“看看人家，比你还小一岁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正正经经给我定下来啊？”

“你女儿太优秀了，没人敢要。”陈绒没脸没皮地回她。

妈妈嗔怒，大声地说：“没个正经的，等你老了没人要就后悔了。”

看样子，在陈妈妈眼里，陈绒已经接近没人要的地步了。自从陈绒 20 岁生日一过，从大学二年级开始，陈绒的

那些婶婶阿姨们就开始给她张罗终身大事。陈绒是不屑相亲这种形式的，两个不认识的人傻傻地坐在一起，从一开始就冲着结婚来的，每谈一句话都离不开结婚，没有悬念，没有激情，就像是小学生描线条画，每一个步骤都是别人给你规划好的，没有丝毫的创意。

陈母却不这么认为，她和丈夫就是先相亲后相爱的。这大半辈子，丈夫对她没红过脸。所以陈母自己是相亲的受益者，也是忠实的拥护者。

陈母觉得，相亲的对象因为提前了解，所以“知根知底”，要比儿女们自己处的强。她是不放心陈绒随便就把自己交给另外一个人的，所以在卖力推销的同时还要积极审查，更想要兼顾了人身及情感的安全问题。

后来，她不知从哪里找来篇文章，说“相亲”这个古老的形式对青年男女的恋爱益处多多，不但可以避免有些不知底细的男女受欺骗，而且还可以减少矛盾，促成婚姻，以后的家庭生活也比较稳定，少了不少婆媳或者家庭成员间的摩擦。

有理有据，不服不行。不过，文章中还说，相亲的双方最好门当户对。这一点，陈母是不赞同的。陈绒一家三口，除了她算是个工资过两千元大关的“粉领”外，陈父陈母全是工人。陈绒揶揄她妈：“我也应该找个根正苗红的工人子弟啊，您就别老想着高攀人家了，免得我以后婚姻不幸福了。”可陈母是铁石了心肠，非要找个公务员当女婿。实在不行，医生、大款也行。

陈绒记得第一次相亲是在肯德基，对方的姓名已经记不起来了，只记得他是个“有特殊魅力的男人”，戴着一副眼镜，白净斯文，最重要的是他是医学院的研究生。陈母对他

是十二分的满意，把陈绒从学校硬生生地拽了过来。陈绒当时还是生嫩的女孩，和研究生都是小男小女的模样。两人见面后，研究生很客气地向她们母女俩点头。见陈绒坐下后没有逃走，妈妈赶紧说自己有事，不顾陈绒哀求的眼光，狠心地拔腿就走。

研究生看着陈绒，自顾自吮吸着面前的大可乐。见她坐下没有点东西吃，就说：“你吃什么自己点啊，我在食堂吃过了。”你都是吃过才过来，难道我还好意思花你的钱，让你看着我吃啊？陈绒没料到研究生这么小气，心里已经一百个不满意，刚才照面时才打的80分，一下子被扣去了40分。她气呼呼地起身，自己去点了杯奶昔。倒不是非要吃他什么东西，只是第一次见面就这么斤斤计较的男人，陈绒实在觉得无趣。研究生见陈绒没点主食，很关心地问：“你不吃东西啊？”“你都吃过了，我怎么好意思自己吃，让你看着啊。”

研究生有些尴尬，低下头又吸了口可乐。陈绒喝着奶昔，无聊地听着大堂里黄磊的《我想我是海》，心里想着要是真有片海，她倒是情愿跳下去，逃得远远的。

研究生决定打破沉默，自我介绍了一下。陈绒也向他做了番介绍，简单的几句话。陈绒知道，即便她不介绍，对方肯定对她的情况也了解得一清二楚，那中间的媒人岂会忘了这一关？但他还是在陈绒的话里找出了让他可以趁机炫耀一番的东西。陈绒那时还在上大二，他似乎有些看不起这种小学妹，所以故意在她面前炫耀起他的博学多才来。听着他讲那些自己丝毫不感兴趣的关于医学的话题，陈绒越来越郁闷，忍不住打断他的话：“喂，不好意思，你讲的这些我都不懂，你倒不如讲讲医学院的鬼故事给我听，比如解剖尸体

什么的。”

他没料到陈绒竟然会提出这种要求，他扶着眼镜看了她半天，最后他说：“好！我喜欢你这种有性格的女生。我也是一个有特殊魅力的男人，你接触久了就会知道。”

陈绒正好喝进一口奶昔，听到这句话，差点把奶昔喷到他眼镜上。她想强忍住笑，但她最后还是笑出了声来，笑得止不住，笑得研究生愤愤然拂袖而去了；陈绒还在笑。

晚上，陈绒一个人乐呵呵地回家，陈母自动出现在门口。她左右看着，像在找什么宝贝。

陈母堵在门口，没有让陈绒进去的意思。“人呢？”“谁啊？”“死丫头，今天你跟谁去吃饭的啊，他怎么没送你回来啊？”“哦，你说那个有独特魅力的男人啊，他已经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了。”

陈绒把约会的经历讲给爸爸听，他也笑了，妈妈在旁边笑归笑，还是忍不住为对方辩解：“这说明人家老实，没花花肠子，手紧的男人以后会管家。”

“第一顿饭就跟我算这么清，还欺负我学问没他大的男人叫老实啊？”陈绒觉得妈妈的想法相当另类。爸爸也同意陈绒的看法，觉得男人手脚太紧没有气概：“这男人啊，一个要在酒桌上看人品，一个要在牌桌上看人品。人有个性特点，酒有杜康茅台，这大千世界，芸芸众生，酒桌上也就有不同的表现，不同的人格。牌桌上也一样，一个人在牌桌上的牌品怎样，现实生活中的人品就怎样。所以啊，人不能光看外表，也不能光看学历，要在细处着眼，细微之处才显出一个人的本质来。”陈父退休后就好酒和麻将这两样，所以三句话不离本行。陈绒颇同意爸爸的一番话，靠在爸爸身上，撒娇道：“按您这标准，我以后的老公不是酒鬼，就是

赌鬼了。那咱们以后也来个比酒招亲或者比牌招亲怎么样？”陈父哈哈大笑。

陈母却是不平，觉得陈绒白白错过了一个当主治医生夫人的机会，吃饭的时候一个劲地唠叨现在医疗部门有多黑，医生能拿多少回扣等等。陈绒听着就觉得纳闷了，以前也没觉得妈妈有多么的势利，现在看来，势利也不是天生的，这世道，有钱就是大爷这个道理越来越被世人所接受。

从这以后，陈绒再也没相过亲，大二下学期还很顺利地谈了个男朋友，条件不错，爸妈喜欢，陈绒更喜欢。可惜，好东西抢的人总是多，谈了四年恋爱的男人在一个缠绵过后的夜晚跟她提出了分手，原因是他爱上了一个让他欲罢不能的女人。陈绒想都没想就给了他一耳光，然后穿上衣服走人。那个男人起身追她，痛不欲生的样子，好像被甩的是他而不是陈绒。他拉住她，说：“小绒，你知道，我还是爱你的，可是，她要是没我，她会死的。”陈绒冷冷地看着他：“这么说，你还是守着她吧，没了你，我照样活得很好。”

陈绒甩开他的手，把他的喊叫声和他的人一起留在了屋子里。随着巨大的关门声，陈绒四年的青春和她的爱情像小鸟一样飞去无踪影。现在想来，陈绒还是很满意自己当时潇洒离去的背影。她知道，在那个男人心里，她永远是胜利者的姿态，虽败犹荣。

晚上回家，和妈妈说了电台的事，妈妈显得十分兴奋，急忙安排陈绒去楼下的美容院做保养。和妈妈并排躺在美容床上，享受美容师轻柔而有力的按摩是件很惬意的事情。陈绒正想睡觉，妈妈和美容师已经聊开了。

美容师夸张地说：“你看起来这么年轻，女儿都这么大

了啊。不知道的人，还以为你们是两姐妹呢！”

妈妈很受用，呵呵笑着：“还年轻呢，女儿都是奔三的人了。”

“拜托，我今年才 28！”陈绒无奈地解释。

美容师呵呵笑起来，陈母白了陈绒一眼：“28 和 30 有什么区别啊？”

美容师和陈母一来一往闲聊着，一旁的陈绒竟睡着了。虽然带的是初二，但是升学的压力已经间接地影响到了他们。陈绒是班主任，每天起得比环卫工人还早，睡得比小姐还晚，整天都是考试，考试。陈绒有时都怀疑自己作为一名教师的意义，要钱没钱，要名利没名利，说到育人，更是让陈绒觉得汗颜，教育现状实在不容乐观。

陈绒正迷迷糊糊地睡着，忽然被妈妈猛地一拍肩膀，噌地坐了起来，嘴角还挂着口水。妈妈兴高采烈地，说和美容师约好了，明天可以帮陈绒免费化个妆。

“是啊，你女儿真漂亮，化了妆就更好看了！”美容师在旁边推波助澜。

第二天，习惯了早起的陈绒一大早就坐到桌子旁，刚翻开学生的作文，妈妈就冲进来：“干吗呢？不要玩电脑，再去睡一会儿，不然熊猫眼都出来了。”再睡一会儿，这对陈绒来说的确是个诱惑，且不管它是不是美容觉，对消除眼袋有没有好处，光是头靠着枕头，躲在被窝里那股暖和劲儿就已经让陈绒留恋不已了。

可惜，陈绒已经养成了晚睡早起的习惯，醒了就再也睡不着。她躺在床上，想着那个代号 1108 的人到底是个什么人。她心里倒不是十分在乎，即便对方不如意，她也不会觉着多么的失意。对于爱情，陈绒觉得还是缘分重要。缘分来

了，什么也挡不住。可是，缘分这个东西好像越来越缥缈了，让陈绒抓都抓不住。

九点多的时候，陈绒被妈妈叫了起来。难得星期天休息，和妈妈一起去菜场买菜，看见隔壁的王阿姨正抱着小孙子玩。小孩子就是可爱，两个脸颊的肉鼓囊囊的，看见陈绒逗他，乐得在奶奶腿上直蹦。陈绒也笑，伸手要抱他，他又忽然哭起来，眼泪鼻涕的哭得很伤心。

陈母打她的手，连忙去哄哭着的小毛孩，临走了，嘴里还说好福气啊，你还比我小一岁呢，孙子都这么大了。

陈绒知道妈妈又是触景生情，老调重弹，所以并不跟她说什么，一个人走到前面，远远地看着街景。这是一条她生活了十年的小巷子，巷子原来很窄，去年拓宽了，巷口还装了红绿灯，路两旁开了一月小店，做什么的都有。不过，陈绒最喜欢吃巷口的鸭脖子，辣辣的，肉很瘦，咬起来满嘴咸香。巷子里的那家牛肉拉面也不错，老板是个正宗的回民，总是带着一顶白帽子，白色的大褂子上满是油污，店面虽然不大也不整洁，但生意却非常好。一到中午，旁边办公大楼里的白领们便挤了满满一屋。老板娘 40 岁了，去年竟然又生了个儿子，老板高兴得不得了。陈绒还记得，他那天没有要她的拉面钱。陈绒没事的时候就到楼下的服装店淘金，楼下那一排服装店，每间都很有品味，小小的不足 20 平方的店里，全是陈绒敢看不敢买的衣服。一件裙子六百多，一条裤子三百多，赶上陈绒小半个月的工资。陈绒有时也不明白，现在的有钱人怎么那么多，没钱人胆子也大。楼上的女孩大学刚刚毕业，爸妈还是下岗职工，可是买起衣服来毫不手软，没有一点后顾之忧。陈绒开始还想不通，直到有一天，她看到院里停了一辆红色宝马，分外醒目，宝马车里邻

家女孩正和一位男士激情拥吻，她才陡然明白，原来，找个有钱男人对于女人来说是多么重要。

下午陈绒按约去化妆，美容师细细地在她脸上描画，半个小时过去，镜子里的陈绒有了很大的改变，显得愈发得可人了。睫毛又长又密，银色的高光，粉红色眼影，眼睛看起来又大又明亮。腮红、唇彩，都化得很到位，是今年最流行的透明妆。陈绒看了也挺满意。她平常是不化妆的，来之前也觉得为了相亲去化妆，未免让对方觉得她太过认真。但现在看来，女人还是要化妆的。不化妆的陈绒多少显得有些倦态，现在看起来真的是明艳动人。陈绒衷心地谢了美容师，背负着妈妈的重望，去见 1108 号先生。

到了酒吧 2 号包间，才 6 点 40 分。坐下了，喝着柠檬水，陈绒才意识到自己来得是不是太早了。作为女人，必要的矜持还是应该有的。相亲这件事，来得太早是大忌。特别是男女单独见面时，男方来得越早越有诚意，女方来得太早，却给人急不可耐的印象。男人虽然喜欢女人对自己动情，但是面对太心急的女人，男人又容易被吓到。

陈绒怕 1108 号误会，就想着是不是该找个地方先藏起来，等 1108 号坐稳了，再装做刚来的样子。如果 1108 号长得实在太吓人，也好干脆一走了之。

就在陈绒胡思乱想的时候，门开了，服务员领进来一个人。

陈绒仰视着来人，只看见他的灰色全棉裤子和白色的衬衫。可能是由于日式酒吧椅子太矮的原因，陈绒觉得 1108 号的个子实在太高，直到她礼貌地站起来迎他，才看清他的脸。

陈绒看清 1108 号的脸时就确定：自己喜欢这张脸。这张脸有男人味，还很干净。她喜欢男人有高高的鼻梁，高鼻梁的男人大气，不猥琐。1108 号的鼻梁很高，鼻孔也很干净。陈绒常常看到一些男人，衣冠楚楚，可鼻毛却留得老长，一下子感觉全跑光光。1108 号也有一对很漂亮的眉毛，可能是修过了，一点儿也不杂乱。男人可以不好看，但一定要整齐、干净，清爽的男人更容易讨女人欢心。

1108 号却是个既好看又清爽的男人，这让原本不抱希望的陈绒陡然来了精神。

当陈绒发着花痴的时候，1108 号讲话了：“呵呵，你为什么盯着我的脸看呢，我来之前脸没洗干净吗？”

“呵呵，不好意思，我近视，所以看人有点费劲。”陈绒的脸腾地红了，但还是自我解嘲了一番。继而又加重语气问他，“你是 1108 号？”陈绒觉得有必要再确定一下，免得认错了人，空欢喜一场。

“如假包换，我姓欧，欧海洋。”

“陈绒，绒毛的绒！”

“绒毛的绒？可爱！”他笑起来，牙齿也很好看。

陈绒盯着眼前这个好看的男人，不相信幸运之神能降临到自己的头上。MY GOD！陈绒觉得自己是时来运转了。转念一想又觉得自己过于肤浅，犯了她这个年纪的女人不应该犯的错误——以貌取人。

点了菜，又要了红酒，陈绒开始不敢大口吃东西，怕弄花了自己漂亮的妆。吃了几口后，觉得做淑女实在太累，就不管口红红了，像在食堂吃饭一样，香喷喷地吃起来。

欧海洋看着面前这个女人，第一个反应就是：“这个美女我好像在哪见过？”这个想法一闪，欧海洋自己就觉得有

些可笑，想起《红楼梦》里贾宝玉看到林妹妹时也是这么一说。说实在的，欧海洋觉得面前的这个女人真的不错。长得不错，一看就是个端端正正的女人；他喜欢她吃饭的样子，开始时小心羞涩，说明她在乎他，想给他一个好印象；后来她忍不住了，终于露出了“真面目”，说明她是个不拘小节的人，不扭扭作态。虽然这样的女人可能不太懂情调，不太懂浪漫，不过娶老婆过日子，要的不就是踏实和实在吗？

欧海洋频频地给陈绒添东西吃，还笑眯眯地看着她。陈绒忽然觉得他们不像是第一次相亲，倒像是谈恋爱很久的恋人，正在吃一顿浪漫的晚餐，一点拘谨也没有，非常舒服。

欧海洋是个桥梁设计师，在省交通规划院工作，很符合陈母的条件，他的人品也很符合陈绒的条件。陈绒心里暗暗地感谢起《今晚有约》来，甚至想着，要是成了，她一定要请那个主持人来主持他们的婚礼。

欧海洋送陈绒到家时，已经是晚上 12 点了，想想第一次见面，实在不该这么晚。但是，吃完饭，当欧海洋提出开车去兜风时，陈绒实在是没法拒绝。

家里的灯还亮着，陈绒按了门铃，陈母从窗户探出头来看。欧海洋也看见了，朝她挥挥手，还在对讲机里很有礼貌地向陈母问好。

陈母很客气：“好啊，今天有点晚了，改天有空再请你来家玩。”挂了通话机，欧海洋朝陈绒笑笑：“你看，你妈嫌我们回来得太晚了。”

“是有点晚了，都 12 点了！”陈绒看看手机，吐了吐舌头，赶紧往楼梯口走。

欧海洋却喊住了她。

“陈绒，你这就走了啊？”

“嗯？”陈绒疑惑，觉得这个相亲已经很完美，不明白还少了什么。

“下次我们什么时候见？”欧海洋期待地看着她。

“打我电话！”陈绒朝他甜甜地笑着，扭身上了楼，长发也随着飞舞起来，欧海洋愣愣地看着她的背影，意犹未尽。

欧海洋隔了一个多星期才给陈绒打电话，那一个星期里，陈绒几乎绝望了。在陈绒的想象中，欧海洋应该在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就打电话给她的，他们的约会应该持续不断地发展下去，不应该拖一个星期。对于陈绒现在的心情来说，这一个星期实在是太长了。

但欧海洋还是打电话过来了，陈绒的第一反应是生气。被忽视、冷淡，陈绒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：“哪位？”陈绒故意问道。

“生气了啊？”欧海洋一开口就是讨好的语气。

“生气？我有什么好生气的，我干吗要生你的气。”

“我认错，我刚刚从安徽出差回来，走的时候很匆忙，电话里又没存你的号码，所以一直没联系你。一回来我就打电话给你了啊。晚上有空吗？我负荆请罪！”

这个理由让陈绒稍稍平息了一些怨气，但是仍赌气地说：“没空，我晚自习也有课。”

“看来是真的生气了，那我等你下课，然后我们一起去吃夜宵，再送你回家。”他看起来耐心大得很。

陈绒经不起他的软磨硬拖，毕竟生气还是因为他的冷淡，现在欧海洋一热，陈绒的火气就被灭了，口气也温和了很多。欧海洋立即感觉出来，在电话那头逗陈绒：“不生气啦？本来我还打算买束花哄哄你的，现在看来不用了。”

接到欧海洋电话的那个下午，陈绒的心情出奇的好。上数学课的时候，陈绒班上几个调皮的男生捣乱，被数学老师揪到陈绒面前。按以前，陈绒肯定会好好训上一顿，但今天心情好，想发火也发不起来，只是象征性地教训几句就放他们回去了，让几个调皮鬼受宠若惊。

课后，陈绒走过他们班走廊的时候，听到那几个调皮鬼在笑着议论她：陈老师是不是谈恋爱了啊？谈恋爱的女人才傻乎乎的呢。

陈绒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是谈恋爱了，这种感觉只在她第一次恋爱的时候有过，现在它又来了，突如其来，但气势汹汹。她思忖着，像她这个年纪的女人，忽然像小女孩一样陷入到爱河中，不知是桃花运还是桃花劫。

下午丁丁打电话给陈绒，丁丁是她的闺中密友，大学时就是一个宿舍住着，一张桌上听课，一个碗里吃菜的伙伴。不过，丁丁和陈绒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。俗一点，如果说陈绒像一朵玫瑰花，那丁丁就是一朵当下人们最喜欢的“蓝色妖姬”。丁丁的一切好像都是为了流行而生的，小脸美女、骨感美女、性感美女，这些流行词用在她身上都恰如其分。很多人都不明白，陈绒四平八稳，丁丁八面玲珑，她们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怎么会走到一起的。

陈绒到现在也不结婚，某种程度上可能受了丁丁的影响。丁丁是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，她看婚姻的缺点是用放大镜的，仿佛所有结了婚的人，他们的幸福都是伪装的。有时看到《法制现场》上一对夫妻为离婚上演着闹剧，她就会冷冷地说：“早知现在，当初结婚干什么，活该！”陈绒这时就会不寒而栗，狠狠地瞪丁丁一眼。陈绒觉得，丁丁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偏激。